



编者按：在两岸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逐渐增强、两岸全面交流局面形成、两岸顺利签署ECFA的大背景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特别是如何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成为两岸有识之士普遍关注的话题。为了推动两岸学术界、舆论界进一步关注并思考这一重要话题，本刊特邀请两岸著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一抒己见。所谈观点均为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由衷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述取得更多成果。

ECFA之后的 两岸政治关系走向

余克礼：海峡两岸特别是学术界应积极思考如何破解两岸政治难题，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协商谈判，积极营造气氛，创造条件，预作准备。

陈孔立：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与有关的理论、方法上进行深入思考，往往会走到相同的或相似的道路，提出相同的或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所谓“交集”。其实，即使在当前两岸的政治难题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交集。

王晓波：怎么处理两岸的政治关系，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循序渐进，不断累积互信；需要两岸的领导人拿出政治智慧来破解政治难题，来探寻适合两岸实际情况的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统一模式。

黄嘉树：对大陆而言，仅强调“同”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异”，即必须同意台湾方面对于一中原则有其自己的表述空间；而对台湾方面而言，仅要“异”即“各自表述”也不行，还必须在“异”中“求同”，即其表述必须能真正体现“一个中国”的意涵。

章念弛：“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当前的最好表现形式，在今天，两岸民众高度认同的就是一求“和平”，二求“共同发展”，我们应顺乎这民意。

余克礼：破解政治难题，两岸应预作准备



余克礼：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 and 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而且也象征着两岸关系朝全面正常化方向发展又迈出了一步。

两岸在经济性、事务性方面的协商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两岸协商、谈判、对话将进入新阶段，拓展与深化两岸协商、谈判、对话议题，已成为两岸执政当局必须面对的问题。现阶段两岸双方首先应回到旗帜鲜明地坚持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割，也不容分割的原则立场。因为这既是大陆的一贯原则立场，也曾经是台湾方面所坚持的主张与原则。

1991年3月，“国统会”所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原则》部分的第一条明确宣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的共同责任”。1992年8月，“国统会”对“一个中国”的涵义所做出的“结论”又重申了这一原则与主张。今天活跃在台湾政坛上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就有人曾是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催生者与见证者。亲民党宋楚瑜主席一直坚持“两岸一中”的立场，即便是民进党内承认“宪法一中”者亦大有人在。两岸双方如能在国家认同这一根本问题上有了交集点，就为破解两难政治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等问题展开研

究，理性务实积极地进行探讨，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表述方式，从而为两岸协商谈判开辟宽广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不久前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直率地表示，两岸经济议题“就是这么回事了”，未来两岸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赵春山教授早在今年5月就在《联合报》上发表专文指出：“如果签署ECFA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则进入后ECFA时期，如何在经贸互动的基础上，把两岸关系推向一个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可能是两岸执政当局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赵教授这里所说的“把两岸关系推向一个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应包含着两岸政治方面的关系，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全面正常化”。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邱坤玄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增进政治互信，破解两岸政治难题是目前两岸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国民党智库执行长蔡政文教授也认为，经济互动的增加，累积政治互信，先经济后政治，政治议题将会慢慢启动。

由以上台湾几位具有指标性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两岸协商、谈判、对话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思路，随着ECFA的签署已经再也不能只停留在经济议题上了，必然要向包括政治议题在内的其它更广阔的范围内拓展。因此，海峡两岸特别是学术界应积极思考如何破解两岸政治难题，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协商谈判，积极营造气氛，创造条件，预作准备。■

陈孔立：寻找交集，两岸学界先行



陈孔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7月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30周年,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有许多台湾学者参加。政治方面以两岸政治互信、军事互信为重点,大家各抒己见,颇有交集。

我在大会上发表《两岸“信心建立措施”(CBMs)的起步》的论文,正好是对大会主持人、台湾淡江大学赵春山教授的回应。因为他在去年9月间就提出,两岸有必要急速协商“信心建立措施”,用来预防、处理和消除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这说明,我们都看到“信心建立措施”(即一切有利于两岸建立互信的任何措施),对于发展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其实,两岸学者在政治议题上尽管存在不少歧见,但交集之处还是存在的。就以赵教授与我二人来说,除了“信心建立措施”以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交集:第一,他提出“两岸只有建立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才有可能使双方的关系,朝向全面正常化的方向发展”。我在去年3月也写过《构建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的文章。第二,他指出:“中共当年建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经验值得参考。虽然,两岸关系的性质和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但双方也有必要针对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共处之道,尝试建立一些原则性的规范”。这也正是我长期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当年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写过《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一文。

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与有关的理论、方法上进行深入思考,往往会走到相同的或相似的道路,提出相同的或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所谓“交集”。其实,即使在当前两岸的政治难题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交集。

最近台湾出版了张亚中主编的《两岸政治定位探索》一书,我发现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的观点最感兴趣的是刘国深的“国家球体理论”,因为它涉及“中华民国”的定位。其次,对王振民有关“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宪政实体”值得研究的观点;俞新天“共享中国主权”的观点;黄嘉树“ $1+x<2$ ”的观点;严安林“两岸之间可以更开放,只要对现状有合理的解释,则现状可以保留”“不存在谁中央谁地方的问题”的观点;聂学林的“将台湾地区以中国境内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定位”的观点,也都感兴趣。此外,对提出可以讨论两岸政治定位的所有意见,特别是涉及可以对“中华民国”进行讨论的意见都表示肯定,尽管多数文章并没有涉及具体定位问题。

至于大陆方面,有些学者对张亚中的“一中三宪”、“整个中国”、“两岸统合”;包宗和的“一中共表”;杨开煌的“内外有别”等等观点也感兴趣。

以上列举挂一漏万,提出来的目的是说明即使在“难题”上,也有可能找到交集。只要有了交集,就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对话,就可能有助于难题的解决。当然,现在还处于“先经济”的阶段,政治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是,学界可以先讨论起来,为“后政治”作好准备。

王晓波：由文化认同而凝聚民族认同



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转折，出现和解，和平发展到今天，这是60年来未有之大成就。这不仅仅是两岸的和解，而且从长远看，两岸的和平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安全利益，也是两岸人民的福祉。现在两岸签订了ECFA，两岸经济有了更紧密的关系，两岸的和解或者和平也有了更扎实的经济基础。

ECFA的签订，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条活路。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在满清的时候是依赖和福建的贸易，是编入福建的经济圈里的。在日据时代，它是编入日本的经济圈里的，作为日本殖民地经济的部分。在1949年之后，它是编入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内。台湾经济被称之为海岛经济，它必须是外向型的，它要在外头找市场。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开始衰退，尤其是在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经济衰退的速度更快。而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使经济快速崛起，尤其是内需市场的扩大，大陆不仅仅是世界的工厂，而且是世界的市场。台湾经济要往哪里走？台湾经济要找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大陆，台湾经济必须融入到大陆这个市场上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陆经济的发展期要到2050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还有40年的发展期。那么，大陆的市场足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40年。

在台湾，虽然李扁时期实行戒急用忍，但是阻挡不了台湾经济往大陆发展。民进党极力反对签ECFA，眼看阻挡

不了就宣称将来上台执政要终止ECFA。但是，两岸的贸易是台湾最大的经济利益，两岸经济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一旦终止ECFA，台湾经济失去大陆这么庞大的市场，等于宣告台湾经济破产。即使将来民进党上台执政，难道就敢让台湾经济破产吗？敢让台湾经济自杀吗？

现在两岸要和解，要和平发展，而终极目标应该是走向和平统一。在这个进程中，两岸签订了ECFA，有了经济基础，但还不够，还要向上提升，要推动两岸全面的、深入的文化交流，譬如两岸共同编写中华大辞典、共同编写文史教科书。两岸文化交流要有政策来引导，要有制度和法规来保障，这就需要两岸签订文化交流协议。

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文化认同，哪来的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何在？因此由加深两岸的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文化认同，由文化认同而凝聚民族认同，才能为下一步两岸签订和平协议、解决政治问题奠定文化基础。

两岸签订和平协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问题。目前两岸都有政治禁制难以破解、难以跨越。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如何定位？如果说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那么应该看到存在不完全继承的事实。因此，怎么处理两岸的政治关系，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循序渐进，不断累积互信；需要两岸的领导人拿出政治智慧来破解政治难题，来探寻适合两岸实际情况的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统一模式。■

黄嘉树：争取政治合作多于对抗



黄嘉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两岸政治关系就其基本面而言，应包含政治定位、政治对抗、政治合作、政治互信四个方面，而政治对话与谈判则属于建构政治互信的环节之一，也可能是政治合作具体运行方式的一种，故不列入“基本方面”。

综合检视两岸政治关系中各种分歧，其根子都在四个基本面之第一个即“政治定位”之中。但“政治定位”又可连接政治对抗、政治合作、政治互信等三项，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呢？如果政治定位的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对抗能消除吗？如果存在政治对抗，能否同时又开展政治合作呢？和平发展阶段应寻求什么样的两岸政治关系，是彻底消除对抗还是阶段性地缓解对抗？相应地在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的政治合作能达到什么程度，是共促国家统一还是共建和平发展架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两岸政治关系本质的认识。

在经济、文化领域，合作可以超越“国家主权”之争，因此合作、和解可以成为主题或主旋律。但在政治领域则不然，政治议题中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问题，双方的“政治定位”中已经蕴含了在“国家主权”上的对抗性，除非统一，否则双方都无法超越这种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又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两岸政治合作乃至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和平发展阶段，至少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期即两岸签订《结束敌对状态协议》或《和平协议》之前，两岸政治关系中尽管存在着合作

的一面，但其基本性质仍应确定为是对立或敌对关系，所以才有“结束敌对状态”的议题要谈！

由于政治定位问题只有在“共促统一”阶段才能解决，所以在和平发展阶段，只能设定“既对抗又合作”的目标，在经济文化领域，应力争“合作压倒对抗”，但是在政治领域，则很可能是“对抗多于合作”。尽管如此，双方仍应当尽量扩大政治合作，首先双方都应旗帜鲜明地继续反对“台独”；其次是尽早开启政治对话，可先由学者或智库来探讨如何在传统的对抗性议题上采取新的表述以降低敌意；第三是双方在坚持固有做法的同时相应采取一些措施以尽量减少此类事带来的负面冲击，即尽量减少此类事产生的敌意。如大陆方面对马当局“外交休兵”诉求的适度回应，马当局在准许达赖访台时对其活动的某种限制，均属此类。

在和平发展阶段，政治定位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但并非不能缓解。此中关键就在于双方必须在最为重要的“一中原则”问题上求同存异。其实这也是最重要、最为当务之急的政治合作！对大陆而言，仅强调“同”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异”，即必须同意台湾方面对于一中原则有其自己的表述空间；而对台湾方面而言，仅要“异”即“各自表述”也不行，还必须在“异”中“求同”，即其表述必须能真正体现“一个中国”的意涵。■

章念驰：“和平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章念驰：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前的两岸关系，毫无疑问，是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遇，扩大两岸交流交往的成果，让两岸关系的基础更扎实一点，即使今后两岸再有风浪起，民意基础将决定两岸不至倒退到“李扁时代”。我们在两岸关系上，在放与收、予与取……一系列关系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应该多点自信。

“和平发展”的势头总的来讲是健康与顺利的，但它似乎与“认同”及“选举结果”并不同步，这让不少人感到不安。但这不代表两岸民众对“和平发展”的怀疑。“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当前的最好表现形式，在今天，两岸民众高度认同的就是一求“和平”，二求“共同发展”，我们应顺乎这民意。

两岸在法律上都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在法律上从来没有分裂，没有分裂又何论谈统一？其实我们指的统一是谋求两岸的一种和解，而两岸的“和平发展”给了我们相互融合、再造认同提供了平台与机遇，为促进和解提供了一个过程。

从“两会”复谈，到ECFA的签署，两岸达成14项协议和2项共识，这些成就就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战略的成功，这战略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政治。但有人觉得现在谈政治少了，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要谈什么政治。

我们选择“先易后难”，不是回避矛盾，不是无视台湾民众对身份的追求

和“国家认同”歧见，我们不是迂腐到无视两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不是看不到60年来分治的现状，而是因长期分割与对抗，双方缺乏对话与合作，更不要说谈判，面对这种政治现状，两岸还缺乏政治信任，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要逐步加以弥合。

关于签署“两岸终止敌对状态条约”或签署“两岸和平条约”，虽有现实意义，但跟当前两岸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势头相比，已不是第一位问题和必须先解决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我们能成功地主导20年、30年的这种交流、合作、发展与融合，试看两岸关系会发生什么样质的变化？也许我们现在许多忧虑会迎刃而解。谁说这不是一种政治呢？

当年我们提出“终止敌对状态”和签“和平协议”，可今天的两岸关系已发生了许多变化，政治谈判也不像当年寻找一个政治方案可以让两岸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已不是寻找一个模式一个办法的问题，而是重溯认同和重建民族关系问题，我们追求的统一已变成一个共同发展、共建新家园的过程了。

两岸之所以会形成分裂分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两岸缺乏共同利益和共同经历，也就缺乏共同的记忆与利益，如今我们通过经济的、文化的、人员的交流交往，“培植共同的经济利益”，“培植共同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记忆”，将有助抚平历史的伤痕，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我们终究会找到两岸的最终归宿。❶